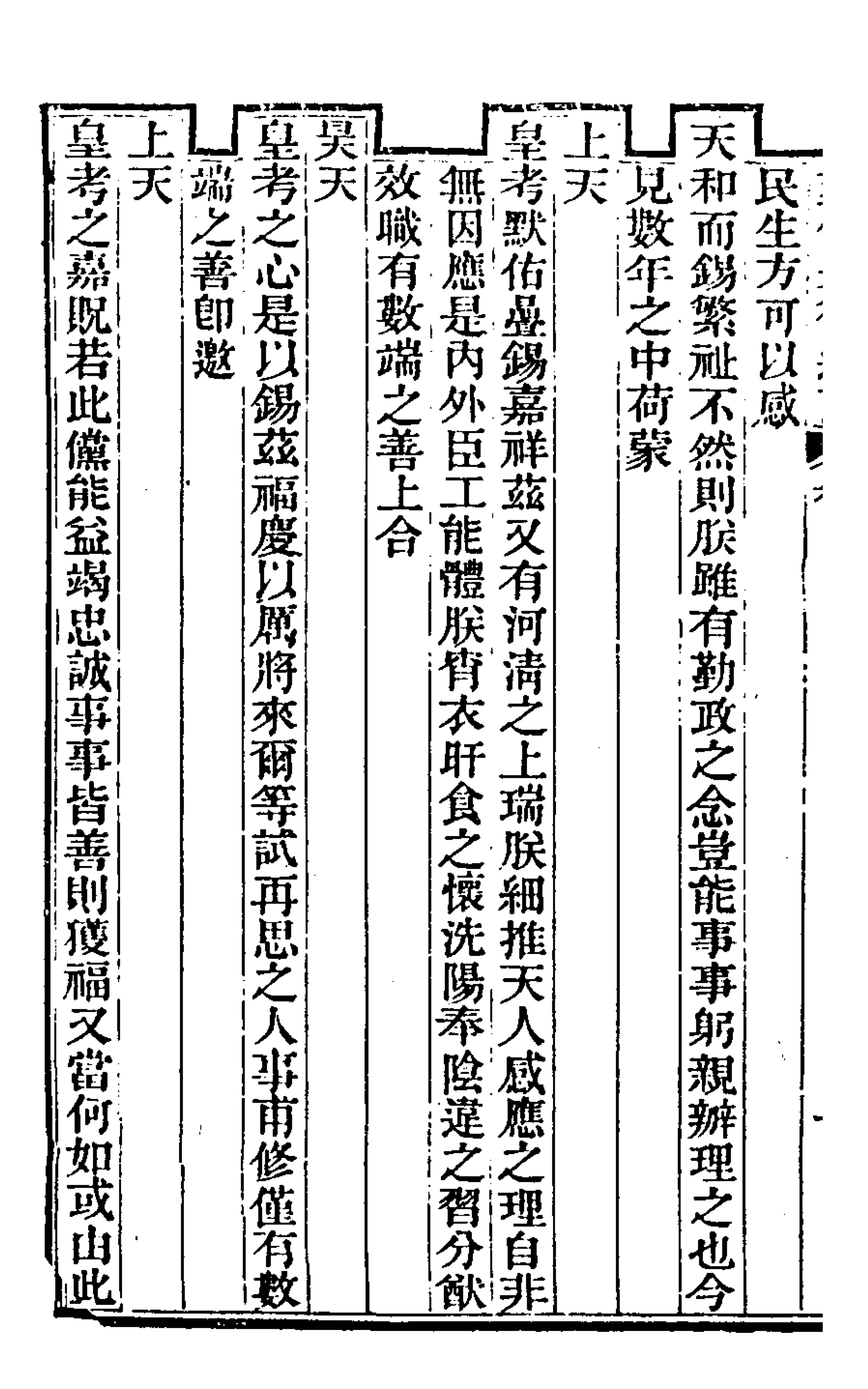
光緒重修安徽通志

皇言紀

世宗憲皇帝詔諭

雍正五年

上諭覽諸王大臣等奏稱河水澄清二千里期逾兩旬爲從來未有之瑞懇請升殿慶賀朕嘗言天下至大庶務至繁斷非人主一身所能經理必賴內外臣工協力贊襄然後可以成一道同風之盛若上有涼德之主而下皆臯夔稷契之臣則工虞水火佐理有人政務亦不患其不舉若上有堯舜之主而下皆共工驩兜之輩則耳目股肱無所資藉政務亦必至於廢弛故人君之道以得人爲要而人臣之道以奉職爲先此一定之理也朕統臨萬方雖刻刻有勵精圖治之念然必賴內外臣工共矢公忠各殫才力然後有實政實效及於吏治



民生方可以感
天和而錫繁祉不然則朕雖有勤政之念豈能事事躬親辦理之也今
見數年之中荷蒙
上天
皇考默佑疊錫嘉祥茲又有河清之上瑞朕細推天人感應之理自非
無因應是內外臣工能體朕宵衣旰食之懷洗陽奉陰違之習分猷
效職有數端之善上合
昊天
皇考之心是以錫茲福慶以勵將來爾等試再思之人事甫修僅有數
端之善即邀
上天
皇考之嘉貺若此儻能益竭忠誠事事皆善則獲福又當何如或由此

而侈然自足怠惰前修則其獲譴又當何如可不慎乎可不懼乎況
天道惡盈朕心方且因此益加戒儆所請慶賀典禮朕必不行朕念
君臣之間實屬一體
上天
皇考既垂訓於朕朕即以此訓及諸臣
上天
皇考既賜福於朕朕即以此福及諸臣凡屬京官自大學士尚書以下
主事以上內大臣都統前鋒統領護軍統領步軍統領以下參領以
上凡屬外官自督撫以下知縣以上武官自將軍提鎮以下參將以
上俱著加一級其王公等管理部院都統事務者應如何加恩之處
著宗人府議奏自茲以往內外臣工當益加黽勉精白乃心和衷共
濟矢勤矢慎秉公去私凜天鑒之匪遙念感應之不爽以至誠至敬

仰承
上天
皇考之眷佑則受福孔多永永弗替矣勉之勉之
上諭從來為政在乎得人書曰野無遺賢萬邦咸寧蓋賢才登進在位
者多則分猷效職庶績自能就理而民生無不被其澤也朕卽位以
來加意旁求凡所以延訪擢用之道盡朕心力如現任官員及候補
候選科目諸人每特令薦舉遴選引見廣開錄用之途兼收羣策之
力又念各省學校之設原以養育人材爰命學政保舉賢能升聞於
朝以備任使乃直省學政所舉人數不多又多草率塞責不能副得
人之實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直省府州縣學貢生生員多者數
百人少亦不下百餘其中豈無行誼醇篤好修自愛明達之士乎著
知府知縣官會同各該學教官將府州縣之貢生生員內居家孝友

行止端方才可辦事而文亦可觀者秉公確查各舉一人於今年秋末冬初申報該上司奏聞請旨其或僻遠中學小學實無可舉者令知縣教官出具印結該督撫查實奏聞朕因廣攬人材舉此曠典所以黜浮華而貴實用州縣教職等官爲一方師長選賢舉能乃其專責儻敢有輕忽之心慮應故事濫舉非人者定照溺職例革職若或徇情受賄則又加倍治罪八旗之滿州蒙古漢軍亦照此例將人品端方通曉漢文者諸該佐領各舉一人如不得其人之佐領亦具印結令該都統彙齊奏聞請旨庶使潛修篤行之士得以表見而國家亦收得人之效矣特諭

上諭外省鄉試房考舊例皆用現任知縣入闈朕思知縣身爲民牧所職地方政務甚爲殷繁每當鄉試屆期赴省入闈動經數月諸事必至耽延遲誤且一縣之中豈可無正印官在署管轄況知縣官到任

以後日理衙署錢穀之事於文藝未免荒疏儻令辦事之時猶必溫習舉業以爲房考持衡之地其勢難以兼顧又本省本縣應試舉子皆即縣令所管轄之子民於形跡亦涉嫌疑朕意欲將外省房考之例斟酌更定或於鄰近省分舉人進士之員在家候選者臨期調取數十人以爲房考之用交與監臨之督撫秉公掣簽令其入闈分校如此則房考非現任之官既可於政事不致遲誤而伊等候選在家仍可不時溫習舉業以備衡文之任似爲有益但必須籌畫周詳始可以杜弊端而收科場之實效著九卿悉心詳議具奏

上諭前織造等衙門貢獻物件其所進御用繡線黃龍袍會至九件之多又見燈幃之上有加以繡線爲飾者朕心深爲不悅比即切加誡諭近因端陽佳節外間所進香囊宮扇等件中有妝飾華麗雕刻精工亦甚至於繡扇者此皆糜費於無益之地開風俗奢侈之端朕所

淫逸而不取也外省諸臣凡有進獻方物土儀朕留於宮中服用者所留實不多每隨便頒賜諸王內外大臣等所以推廣恩澤也如黃龍緞之類既不可以頒賜諸王大臣不過收貯於宮中耳其於華燦之物在朕用之心中尚覺不安若賜諸王大臣在伊等亦覺非分豈非糜費於無益之地乎況朕素性實不喜華靡一切器具惟以雅潔適用爲貴此朕撙節愛惜之心本出於自然並非勉强數十年如一日者凡臣進獻惟應量加工價少異於市肆之物即可見諸臣恭敬之忱何必過於工巧而後見其誠悃乎工匠造物之情喜新好異無所底止見一靡麗之式樣初則競相摹倣後必出奇鬬勝以相誇此靡文繁飾之風古人所以斥爲奇衺豈可導使爲之而不防其漸乎譬治天下之道莫要於厚風俗而厚風俗之道必當崇儉而去奢若諸臣進獻之物以奢爲尚又何以訓民間之儉約乎朕觀四民之

業士之外農爲最貴凡士工商賈皆賴食於農以故農爲天下之本務而工商皆其末也今若於器用服玩之物爭尙華巧必將多用工匠以爲之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卽田畝之中少一耕稼之人此逐末之所以見輕於古人也且愚民見工匠之利多於力田必羣趨而爲工羣趨爲工則物之製造者必多物多則售賣不易必至壅滯而價賤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於農而並有害於工也小民舍輕利而趨重利故逐末易而務本難苟爲官者遽然繩之以法必非其情之所願而勢有所難行惟平日留心時刻勸導使小民知本業之爲貴又復訓飭閭閻崇尙樸實工作之間不事華巧如此日積月累遂成風俗雖不必使爲工者盡歸於農然可免爲農者相率而趨於工矣至如士人所業在乎讀書明理以爲世用故爲四民之首然父兄之教子弟亦當觀其才質如何若果聰悟穎慎洵可望其有成則

當使之就學而爲士若愚濁中下之質讀書難通即當早令改業歸農使之盡力於南畝以爲仰事俯育之資誠恐讀書不成而又粗識數字賤厭閒遊必致非分妄爲越禮犯法是浮慕讀書之名而不得其道其傷農而害本者爲尤甚亦不可不知戒也朕深揆人情物理之源知奢儉一端關係民生風俗者至大故欲中外臣民黜奢禁末專力於本人人自厚其生自正其德則天下共享太平之樂矣昔人云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不知奢者取用少而費力多儉者取用多而費力少則由奢入儉乃人人行之甚便者不可爲難也中外臣民其深體朕意朕自身體力行諸王內外大臣文武官弁與鄉紳富戶當欽遵朕諭期其勉之勿視爲具文特諭

上諭近因考試新科進士以宋儒所云士人當有禮義廉耻句爲論題諸進士試卷進呈朕躬自披覽見其文藝之工拙優劣固有不同然

大槩皆詞章記誦之常談見解卑淺識量狹隘未能眞知題中之理蘊而實有發明蓋所言止於儀文末節而已非禮義廉恥之大者也朕則謂古人言禮義廉恥國之四維者蓋以天下之大四海之衆皆範圍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而士人貴有禮義廉恥之說所指甚遠所包甚宏上之爲人君下之爲人臣皆當求其大者以爲務而不可屬於儀文末節之間也以禮言之如化民成俗立教明倫使天下之人爲臣者皆知忠爲子者皆知孝此禮之大者也進退周旋俯仰揖讓此禮之小者也以義言之如開誠布公蕩平正直使天下之人無黨無偏和衷共濟此義之大者也然諾不欺出入必謹此義之小者也以廉言之理財制用崇儉務本使天下之人家給人足路不拾遺盜賊不生爭訟不作貪官汙吏無以自容此廉之大者也簞食豆羹一介不取此廉之小者也至於以恥言之爲人君者憲天出治誠和萬

民則當以一夫不獲其所爲恥爲人臣者行義達道兼善天下則當以其君之不爲堯舜爲恥若夫迂拘曲謹如鄉黨自好之類不失言於人不失色於人此乃知恥之小者耳曾何足以盡有恥之道乎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而其道曾不外禮義廉恥之四端士人者必當以天下爲己任其身即爲臣之身而有致君之責者豈可徒知禮義廉恥之小節而不知禮義廉恥之大者乎夫禮義廉恥由一端之小者擴而充之皆可以保四海然必知其大者而務之自可不遺於其小若或徒飭小節而不知其大則迂拘曲謹止圖檢束一身而不敢任天下之重此則細民之行而非士人之道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其可不勉自奮立乎朕引見新進士之時卽欲面加訓諭因天氣炎熱恐伊等暫時跪聽不能悉心領會今特詳爲宣示朕願與大小諸臣交相儆勉詳思禮義廉恥之大者身體力行則人

心風俗蒸蒸日上而唐虞三代之治庶幾其可復見矣特諭

上諭朕念切民依今歲令各省通行耕耤之禮為百姓祈求年穀幸邀
上天垂鑒雨暘時若中外遠近俱獲豐登且各處皆產嘉禾以昭瑞應
而其尤為罕見者則京師耤田之穀自雙穗至於十三穗御苑之稻
自雙穗至於四穗河南之穀則多至十有五穗山西之穀則長至一
尺六七寸有餘又畿輔二十七州縣新開稻田共計四千餘頃約收
禾稻二百餘萬石暢茂穎栗具有雙穗三穗之奇廷臣僉云嘉禾為
自昔所未有而水田為北地所創見屢詞陳請宣付史館朕惟古者
圖畫豳風於殿壁所以誌重農務本之心今蒙
上天特賜嘉穀養育萬姓質堅實好確有明徵朕祇承之下感激歡慶
著繪圖頒示各省督撫等朕非誇張以為祥瑞也朕以誠恪之心仰
蒙

帝鑒諸臣以敬謹之意感召

天和所願自茲以往觀覽此圖益加儆惕以修德爲事神之本以勤民爲立政之基將見歲慶豐穰人歌樂利則斯圖之設未必無裨益云

特諭

上諭民生日用所需制錢最爲切要朕專爲便民起見屢頒諭旨嚴禁銷燬制錢並令京城及各省督撫駐劄之省城不許鑄造黃銅器皿三品以下官民不得私用銅器此朕欲期錢文豐裕爲小民易於資生非朕有所需用也已曾諄切詳諭不啻再三自曉然於天下矣京城現今奉行錢價已覺稍平乃近聞各處督撫駐劄之省城銅器店內仍用黃銅鑄者甚多此明係各督撫奉朕諭旨之後不曾實力奉行只以告示曉諭虛文掩飾而已朕時時切諭內外諸臣若朕所頒諭旨有不便於民之處即當據實敷陳請弛其禁斷不可陽奉陰違

有失為政之體各省督撫等竟不聞之乎且銷燬制錢以鑄造銅器之弊朕向因錢局鼓鑄日增而錢文日見短少知其情事有灼然者嗣於京城內果屢次拏獲銷燬之奸民而欽差官員至甘肅地方亦見有燬錢為器者與朕所料若合符契則銅器之必當嚴禁明矣省會乃督撫駐節之區耳目最近政令易行非若遠鄉僻壤之難於稽查也若果實心遵奉甚屬易事朕為制錢籌畫宵旰焦勞各省地方官辦運銅斤亦甚費經營跋涉之苦然後官局得以鼓鑄錢文以資百姓之用夫以鑄制錢如此之難而奸徒貪財射利竟將已成之錢復以銷燬蠹國害民孰大於此故禁用銅器者所以杜燬錢之源也乃督撫畏一二犯法貪利工商之怨望背朕旨而輕民計是何心也今特再加訓誡各省督撫務宜實力奉行朕各省令人查訪儻仍前疏忽定將督撫嚴加處分至於黃銅器皿亦非人生必不可缺之物

鐵錫瓦木可以代銅器者甚多朕前諭旨甚明況交官仍得價值又何樂而不爲但從前曾約議三品以上許用黃銅今猶覺濫用者多嗣後惟一品官員之家器皿許用黃銅餘著徧行禁止如有藏匿私用不肯交官者照以違禁論中外臣民其知朕意毋忽特諭

上諭王公大臣官員等朝服頂帶俱有定制但平時所用服色未辨等級其應如何分晰之處着議政大臣九卿會議具奏

上諭自雍正二年以來朕躬耕耤田而耤田之中每歲必產嘉穀上年自雙穗至於九穗今歲則自雙穗至於十三穗在廷諸臣及京都耆庶皆驚訝以爲奇朕之宣示於衆者並非矜詡誇張以爲祥瑞蓋實有見於天人感召之理捷於影響而朕敬

天之心至誠至切願與內外大小臣工共勉之也稼穡爲天地之寶實生民之命攸關我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餘年無刻不以重農力田爲先務仰觀天時俯察地理辨土性而課人功咨雨暘而防旱潦旰食宵衣偶遇雨澤愆期

聖心憂勞之切侍側臣子皆惶悚不寧所以爲萬民謀粒食者至矣盡矣朕瞻仰日覩者四十餘年今纘承大統揭誠效法念切民依每年虔祀

先農躬耕帝耤仰蒙

上天眷佑益錫嘉不信而可徵纖毫不爽是以特頒諭旨令各省守土官共襄耕耤之禮爲萬方百姓祈禱秋成今見各省督撫奏報前來處處風雨均調春麥秋禾並登豐稔雖邊遠荒僻之地亦慶有秋惟直隸湖廣安徽數州縣近水最低之處常年被潦者略有漫注亦不爲災是今歲可稱大有年矣朕感

上天之垂慈慶下民之受福而推求其故亶由今年各省初耕耤田各
該有司自然小心敬慎齋祓虔誠是以感格
上蒼而獲此盈寧之錫儻從此益加敬謹不懈初心則歲歲屢豐可以
預必爾督撫等可通行曉諭所屬官民當凜
帝耤之匪逸勿視耕田爲故事永矢敬恪以迓
天和天下臣民受福斯朕之福也思之慎之毋忽朕言
上諭定例凡在京各部院官因病告假回籍調理者病痊之日仍以原
衙門補用至在外各官一經告病即令休致所以防不肖有司之託
病規避也但外官有地方之責果係患病不能辦理事務自應呈請
離任病痊之日雖有才具優長之員格於成例不得起用殊爲可惜
從前有府縣官員告病者朕降旨調來引見見其才尙可用命督調
治痊可即行補用誠以人才難得雖片長薄技不忍棄置嗣後外官

告病給假撫查明確實具題令其回籍調治痊可有情願起用者於本籍起文赴部引見仍以原缺補用如此則可以杜規避之端而人材亦不致淪棄矣特諭

上諭內外諸臣 恭紀選舉志

上諭江南總督 恭紀食貨志錢賦

上諭鄂爾泰所奏江南水道事宜甚屬周詳但摺內有越職陳奏字樣凡內外大臣越職辦事固為不可至若有關於國計民生者雖非己身職任之事既有見聞即當據實入告方合公忠體國之義此乃盡職非越職也如孔毓珣經過鳳陽地方即以水利情形奏聞朕甚嘉之鄂爾泰所奏著發與范時繹陳時夏齊蘇勒陳世珣鄂禮就近詳加相度悉心妥議具奏

上諭自古治水之法惟在順其自然之勢而利導之蓋水之為害者大

抵由於故道湮塞使水不得徑直暢流以致泛溢而爲患但恐徑直之路湮塞年久或民間既已蓋造室廬開墾田畝或且安葬墳墓人情各顧其私不知遠大之計今見欲於此地開濬河道則因循規避百計阻撓而司其事者未免惑於浮議遂致遷就紆回別開溝洫苟且從事而不能成一勞永逸之舉此治水之通弊也昨岳鍾琪奏稱陝西現在興修漢渠以濟民田亦以開濬之處不無礙於墳墓故爾遷回朕諭之曰果係民間墳墓所在當給與買地之價令其遷葬民自樂從岳鍾琪云若果給與遷葬之費則公私均便小民無不樂從者朕已諭岳鍾琪在陝遵行目今江南地方現在興修水利著該撫與欽差官員亦照此辦理若水勢必由之路有礙墳墓即於興修水利錢糧內動支銀兩給與本人令其改葬俾小民既有營葬之資而河工亦收利導之益則水患可除水利可興地方永遠蒙福矣

雍正六年

上諭國家政務必得其人而後理朕加意旁求多方遴選惟期百司庶職俊乂在官以收得人之效但各等職業需人之處甚多而督撫等又屢屢奏請現在赴部銓選之員不敷揀用因思自古人臣為國有以人事君之義孔子論舉賢才之道亦云舉爾所知可見凡人生平必有深知篤信之才足備朝廷任使者果能以公忠為心自無薦舉不得其實之理也茲特降諭旨著京官大學士以下主事以上之漢軍漢人外官督撫以下知縣以上之滿洲漢軍漢人每人各舉一人除現任知縣以上官員不必保舉外或係舉貢生監或係山林隱逸果有品行才猷可備任使者即親戚子弟亦不必引避嫌疑令京官外官皆得據實保舉至外官所轄之現任佐貳雜職等屬員亦准其保薦此所保薦之人如係京官所舉者即令本人寄信喚令來京自

行交送吏部彙齊引見其外官所舉之舉貢生監山林隱逸等人亦令具文開載履歷考語交與所舉之人齎文赴部引見至所舉之屬下佐貳等員著申送該督撫驗看出具考語然後送部引見朕從政務需人思見開誠布公以期集思廣益內外大小臣工等其受國恩時懷報效之願今奉特旨准令保舉實屬難逢之會自應秉公據實以展臣子之心必無有徇私冒濫以自蹈欺罔者儻或舉非其人將來覺察或試用不稱責有攸歸勉之勉之特諭

上諭上年聞湖廣廣東江西等省之民因本地歉收米貴相率而遷移四川者不下數萬人已令四川督撫設法安插毋使失所但思上年江西收成頗好即湖廣廣東亦非歉歲不過近水之地略被淹損何至居民輕去其鄉者如此之眾也因時時留心體察今據各處陸續奏聞大約因川省曠土本賤米多價賤而無知之民平日既懷趨利

之見又有傳說者謂川省之米三錢可買一石肉價則一錢可買七斤此等之言最易動愚賤之聽又有一種包攬棍徒極言川省易於度日一去入籍便可富饒每戶得銀包送愚民被其煽惑不獨貧者隨其術中卽有業者亦變產以圖富足其情弊大抵如此獨不思川省食物平賤之故蓋因地曠人稀食用者少是以如此若遠近之人雲集一省則食之者衆求如從前之賤價豈可得乎況彼此相隔或至千里或數千里小民離棄鄉井扶老挈幼跋涉山川妄有餘資以供路費中途困阨求救無門不相牽爲匪勢將爲溝中之瘠矣此時追悔亦復何及豈非輕舉妄動者自貽之累乎草野識見庸愚必須訓示爲地方有司者當撫綏之於平日而勸教之於臨時開其愚蒙恤其窮困念念如保赤子時勸訓導使百姓知故土之可戀轉徙之非宜則愚民之不醒悟者亦少矣且各省皆有可墾之田土卽如廣

東高雷廉三府儘有荒地可以耕墾而所以任其廢棄者問其故有二一則民俗好爲爭競也當其未墾之時則置之不問及至既墾之後則羣起相爭是以將可種之壤拋爲曠土甚爲可惜一則墾田必藉工本而窮苦之民不能措辦以致委諸草莽爲有司者當如何經其疆界以息爭端助其籽種以資工作寬其升科之年優其上農之賞則百姓斷無有不踴躍鼓舞趨事赴工者矣凡地方荒棄田土皆地方官不實心愛養體恤百姓之所致也朕宵旰勤勞無刻不以小民生計爲念數年以來所以爲閭閻籌畫者盡朕苦心茲須諭旨並非禁百姓之謀食於他方也祇以愚民無知圖利心切惑於邪說見異而遷遂輕舍故鄉甘受流離之苦朕心實爲不忍不思在彼在此皆吾赤子若本籍果遇歉歲難以資生該地方有司自能仰體朕心即時奏聞朕必沛以恩膏使之得所何必分散他方以希冀必不可

得之利乎著各督撫將此通行曉諭所屬官民等咸使聞知特諭

上諭覽福建巡撫常賚奏稱羅源縣孝子李盛山割肝救其母病母病愈後李盛山傷重身故請加旌表部議以割肝乃小民輕生愚孝向無旌表之例應不准行朕念割肝療疾事雖不經而其迫切救母之心實難得而可憫已加恩准其旌表矣嘗讀韓愈之文曰母疾則止於烹粉藥石以爲事未聞毀傷肢體以爲養苟不傷於義則聖賢當先衆而爲之矣又讀朱子書曰割股固自不是若誠心爲之不求人知亦庶幾今乃有以此要譽者豈先儒論及此者處矣本朝順治年間定例割股或至傷生臥冰或致凍死恐民倣傚不准旌表伏思我

世祖皇帝

聖祖皇帝臨御萬方立教明倫與人爲善而於此例愼予旌表者誠乃

天地好生之盛心聖人覺世之至道視人命爲至重不可以愚昧而

誤戕念孝道爲至弘不可以毀傷爲正理立法垂訓寔有深意存焉但向來地方有司未嘗以聖賢經常之道與國家愛養之心明白曉諭開導編氓是以愚夫愚婦救親而捐軀殉身而殞命者往往有之既有其事若不予以旌表恐無以彰其苦志而慰其幽魂所以數十年來雖定不予旌表之例而仍許其奏聞且有邀恩於常格之外者仰見

聖祖皇帝哀矜下民之

聖心固如是之周詳而委曲也孝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此皆言人子一身乃父母之遺體雖一髮一指不可偶有虧損以傷父母之所貽也孔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蓋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儻有疾病尚以爲憂設有不肖忤逆之子父母且怨而矜之其純孝之子

而父母之憐愛又當如何也豈有以己身患病之故割其子之肝肉先飲饌而和湯藥其父母之心斷無不驚憂慘惕不安之理也若因此而至於傷生又豈父母所忍聞者乎夫父母有疾固人子所當盡心竭力之時而孝道多端實不容效命捐軀於一節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是人生孺慕之誠原通百年而無間者也人子一身承先啟後負荷甚鉅若舍生殞命於倉卒之間而忘宗祀繼續之重恐非所以爲孝也況人子於親本乎天性儻能盡至誠純孝之實則親病雖篤呼籲請禱力省一身之過誓願爲一正人如此必能感天地動鬼神何須割肝刲股以爲回生之良劑乎家庭之行惟在至誠至誠善體親心不必以驚世駭俗之爲著奇於日用倫常之外也至若婦人從一之義醮而不改乃天地之正道而其間節婦烈婦亦有不同者烈婦以死殉夫慷慨相從於地下固爲人所難

能然烈婦難而節婦尤難蓋從死者取決於一時而守貞者必歷夫家久從死者致命而遂已而守貞者備嘗其艱難且烈婦之殉節捐軀其間情事亦有不同者或迫於貧窶而尋自全之計或出於憤激而不暇爲日後之思不知夫亡之後婦職之當盡者更多上有翁姑則當奉養以代爲子之道下有後嗣則當教育以代爲父之道他如修治蘋蘩經理家業其事難以悉數安得以一死畢其責乎是以節婦之旌表載在典章而烈婦不在定例之內者誠以烈婦捐生與割肝剖股之愚孝其事相類假若傚傚者多則戕生者衆爲上者之所不忍也向來未嘗通行曉諭朕今特頒諭旨著地方有司廣爲宣布務期僻壤荒村家喻戶曉俾愚民咸知孝子節婦之自有常道可行而保全生命之爲正理則倫常之地皆合中庸不負國家教養矜全之德矣儻訓諭之後仍有不愛軀命蹈於危亡者朕亦不槩加旌表

以成閭閻激烈之風長愚民輕生之習思之思之特諭

上諭大凡爲臣者必以報稱君上爲心而不得有瞻顧身家之念從古聖賢之所以教忠皆是道也蓋在平時則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孝弟忠信一一皆盡其實而不可有一毫之虛假及至居官則國爾忘家公爾忘私盡屏其偏陂黨同之習悉去其沽名市恩之端此之謂實心任事而智名勇功於是乎出內不欺衾影卽外不愧大廷矣夫臣下之用心在上未有不燭照其微洞悉其隱者古之良臣有嘉謀嘉猷則入告於內而順應於外其誠意之交孚何如其懇摯苟或挾詐任術飾貌修文隱微有潛伏之私則必不能忠敬以事上而上有不知其情僞者乎凡有學古入官之寄者宜矢之以至誠將之以篤敬秉虛公以揆大中之則務正直以遵王道之平本忠君爲國之實心爲立身行道之大務以此自勉更以此交勉可以成

明良一德之盛矣特諭

上諭積貯米穀所以備旱澇緩急之需恭紀食貨志儲積

上諭據河道總督齊蘇勒奏稱改修山圩滚水壩三座卽令河兵將沿河舊存廢石運用不須另動錢糧今工程俱已告竣等語恭紀河渠志

上諭據編纂一統志總裁官大學士蔣廷錫等奏稱本朝名宦人物各省志書既多闕略卽有采錄又不無冒濫必得詳查確核采其行誼事跡卓然可傳者方足以勵俗維風信今傳後請敕諭各該督撫將本省名宦鄉賢孝子節婦一應事實詳細查核無闕無濫務於一年之內保送到館以便細加核實詳愼增載等語朕惟志書與史傳相表裏其登載一代名宦人物較之山川風土尤爲緊要必詳細確查愼重采錄至公至當俾偉績懿行逾久彌光乃稱不朽盛事今若以一年爲期恐時日太促或不免草率從事著各省督撫將本省通志

互加修輯務期考核詳明采摭精當既無闕略亦無冗濫以成完善之書如一年內未能竣事或寬至二三年內纂成具奏如所纂之書果能精詳公當而又速成著將督撫等官俱交部議敘儻時日既延而所纂之書又草率濫略亦卽從重處分至於書中各項分類條目仍照例排纂其本朝人物一項著照所請將各省所有名宦鄉賢孝子節婦一應事實卽詳查確核先行彙送一統志館以便增輯成書欽此蒞增

上諭漕船過淮恭紀食貨志漕運

上諭各關開放船隻恭紀食貨志關榷

上諭向來有司官補授之時迴避本省蓋因地方密邇恐其中有嫌疑牽制等弊也朕思江南之上江下江湖廣之湖北湖南陝西之西安甘肅雖同在一省中而幅員遼闊相距甚遠定制各設巡撫司道以

統轄之其情形原與隔省無異則官員選補不過有同省之名而並無嫌疑牽制之處必須迴避況既係同省則於彼處人情土俗較他省之人更為熟悉未必不於地方有所裨益嗣後凡江蘇安徽湖北湖南陝西甘肅諸處府州縣以下官員得本省之缺不在本籍巡撫統轄之內者不必令其迴避其相隔在五百里之內者仍照隔省迴避之例一體迴避行

上諭朕思歲時雨暘之各地不同者其故或由於朝廷政事有所闕失或地方官吏乖厥職守或民間習俗澆漓人心偽薄皆足上干天和致使災祲此理數之必然纖毫不爽者數年以來朕已諭之詳矣上年直隸近省地方收成豐稔惟宣化府所屬之宣化懷來保安三州縣交界之處廣約四十里長約百里獨愆雨澤頗覺亢旱朕心即疑地方官民恐有招致之由秋間口北道王棠來京朕令進見曾經諭

及今據王棠摺奏宣化懷來保安等處去年夏秋亢旱今春他處皆得瑞雪而此地獨少二月間臣因公出親勘得雞鳴驛新保安之間有古惠民渠一道灌田數百餘頃旗民互訟歷三十餘年未曾結案臣詳勘渠道先剖曲直繼將上年所奉上諭再四宣布勸使同心一晴旗民人等頂頌皇仁即時感悟分渠共溉永息爭端果於三月初一二等日連降瑞雪平地尺餘春耕有賴萬民稱慶等語王棠此奏實乃天人感應捷於影響之至理不可視爲渺茫蓋人之所以爲心即天之所以爲心倘一方之中彼此猜疑搆爭起訟人懷不平之氣斯天地之氣亦鬱然凝聚於一方不能和暢甚至有不雨暘失序者乎嘗思愚民之情罔知自省每以旱潦不齊之故專歸咎於朝廷夫天心仁愛下民雨暘旱潦乃億兆生命所關如果人君一身有過則彼蒼所以降之罰者當自有道豈忍移其咎於下民而加以水旱之

災使撫孳之億萬生靈悉受困阨乎卽如直隸地方全省豐收而富
化百里之間獨以民氣不和致罹荒歉此卽近事之顯然昭著者其
他與此相類之處不可勝數古聖有言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
罪無以萬方今朕此言非爲人君覔解而推卸其責於臣民也君民
上下原爲一體嘗見直省督撫官員等每遇年歲豐登輒曰此皇上
之洪福也此語朕從來不受朕無自私之福以天下人之福爲福若
吏治澄清民風淳厚以致時和年豐天下人各受其福卽朕之福也
若官吏壞法營私黎庶蕩陵成習以致召爲災異此皆用人不得其
當化導未盡其方天下不能共受其福卽朕之歉於福也人君原無
可諉之責而臣民自當各盡其道朕以實心實政乾惕於上天下臣
民果能黽勉修省同歸於善以感召於下則太和之氣流行於宇宙
間災沴何自而生雨暘應時而降人歌樂利百室盈寧以同受

上天之慈恩豈不美歟著各省督撫通行所屬咸使聞知特諭

上諭歷年以來朕以天人相感之理諄諄曉諭內外臣工蓋朕實切敬
天勤民之念於寤寐之中而確見其感應之不爽尤願各省督撫有封
疆之重任者體朕此心至誠至敬各盡其道以爲感格
上天之本意我烝民其登衽席朕並非以年穀之順成有意歸美於大
吏亦非以雨暘之差忒強欲卸責於臣工也假使爲督撫者因朕有
地方豐歉由於吏治得失之諭旨而欲自彰其善自護其短於奏報
秋成也則或有溢美之詞而奏報歉收也則或有諱災之意似此則
事
天爲不誠事君爲不忠臨民遂下爲不仁不信有此數端而欲荷
上天薦祐錫福凝禧有是理乎況粉飾一己之聲名而不顧民生之休
戚其何以對所屬之官民而無愧怍乎朕置心體察覺近來督撫等

之奏報年穀閒有此弊不得不通行曉諭以防其漸在爾督撫等自思之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況朕之見聞甚廣訪察維勤儻掩飾於此而敗露於彼豈不自取朕之輕視乎人臣事君之道惟以誠實無欺爲本爾督撫等其共勖之特諭

上諭各州縣之設立常平倉積貯米穀原以備地方一時緩急之需所關甚重恭紀食貨志儲積

上諭朕即位以來屢有臣工條奏各處地方官徵收落地稅銀交公者甚少所有贏餘皆入私橐國計民生並受其累者雍正三年又有人條奏廣西梧州一年收稅銀四五萬兩不等止解正項銀一萬一千八百兩潯州一年收稅銀四千六百兩應令該府查核據實奏聞並令各省地方官員等抽收稅銀之處俱據實奏報等語隨經九卿議令各省督撫遴委廉幹能員監收一年之後看其盈餘若干奏聞候

旨等語朕思孟子言治國之道首稱取於民有制所謂有制者即一
定額徵之數也若稅課之屬無顯然額徵之數則官吏得以高下其
手而閭閻無所遵循即如從前各處稅課經地方官徵收有於解額
之外多數倍者且有多至數十倍者既無一定之章程則多寡可以
任意其弊不可勝言屬員既已貪取則上司必致苛求官員既已營
私則胥役必致橫索日積月累漸有增加之勢而難於稽查豈非民
生之隱患乎朕是以允從條奏所請及九卿所議令各省督撫遴委
賢員監收一年以定科則其徵收不及舊額者亦令奏聞降旨裁減
年來報出贏餘之處朕皆令留於本地或作各官養廉之需或爲百
姓公事之用使官員用度有賴則自不妄取民財使地方公用有資
則即可寬恤民力無非以小民之財物仍用之於民間不令飽貪官
污吏之慾壑而已若該督撫等果能督率有司奉行盡善將一年所

收者悉行奏聞不及額數者請旨減免則賦有常經萬民共受其福
矣乃聞外省中多有奉行不善者如廣東廣西地方則假稱奉旨歸
公之名而有加嚴之弊又聞山西落地稅務甚多潞澤二府更甚陵
川一邑僻處山中向無額稅今年五月新行添出百姓頗以爲苦又
直出絳縣地方名横嶺關係晉豫通衢行人絡繹舊設巡檢一員稽
查逃盜並無稅課今該巡檢於往來貿易之人每遇一馱索錢十文
二十文不等民有怨言以朕所聞如此則他省之類此者不少矣以
朕愛民除弊之善政而庸劣有司奉行舛錯借歸公之名或肥身豢
家或爭多鬬勝以致肩挑背負之微物皆徵收稅課而該督撫等又
不悉心稽查民間苦於擾累或起朝廷加稅之疑獨不思朕心愛養
斯民數年以來如江南浙江江西三省額徵錢糧則永遠豁免六十
餘萬各省每年蠲免之正賦又一二百萬不等而發帑爲地方興修

工程者又不下數百萬此中外臣民所共知者豈有加惠黎元於數千百萬之裕金並不吝惜而轉與小民爭此蠅頭之利乎又如江南通州落地稅原額八百兩自康熙三十四年以後每年止報收二百餘兩至三百兩不等歷經戶部駁查至雍正五年陳時夏始將通州渡口稅銀五百兩已歸併海關徵收是以祇存三百兩情由咨覆戶部經戶部行令該撫確查保題至今三年未見題奏此又怠玩公事不恤民隱之一端也至於提解火耗乃均平通便之道官員有養廉之資民閒無苛派之擾上司無餽遺徇情瞻顧之私下屬無請託鑽營暗通賄賂之弊種種有益於吏治民生之處屢頒諭旨甚明從前督撫中有請將耗羨歸公者朕切加訓飭蓋此項乃民閒之物惟有用之於本地之官民用之於本地之公事若將絲毫歸公是朕利其所有矣朕必不為也聞廣東火耗從前是加二有餘自楊宗仁在

任時定爲加一今藩司提解七分州縣已將耗羨加至一七其中尙有戥頭各項合計仍是加二廣東一省如此或他處官員亦有因所得養廉不能供其奢靡之浪費而設法巧取於民督撫等失於覺察者亦未可定提解火耗之舉始於諾敏之在山西朕曾屢次降旨此乃通變宜民之舉若奉行得人則官民共受其益儻奉行不善則不能有益於地方各省中有不能行者有不便行者悉皆聽之不可勉強一例通行也朕之前旨甚明是以晉省得諾敏豫省得田文鏡果然經理得宜此舉遂成善政如廣東等省未得有如諾敏田文鏡之人無怪屬吏之假公濟私生事擾累也夫以朕愛養百姓體恤官吏之苦心該地方有司不能遵奉宣布且緣以爲奸使利歸於己怨歸於上此等之人非尋常貪贓枉法者可比其意欲以擾亂國政結怨民心如查嗣庭陸生柟等之懷藏逆志其罪斷不宥各直省督撫將

朕此旨刊刻頒布所屬大小官員及鄉邑軍民人等知悉自諭到通
行之後儻仍有借清查稅額耗羨歸公之名剝削商民加添重耗者
一經發覺將經徵之員於本地方即行正法其該管各上司失於覺
察者亦必從重治罪決不寬貸特諭

上諭朕平素尊奉
先師至誠至敬雍正二年闕里
文廟不戒於火此時廷臣援明代弘治前事爲言而朕心引過自責親
詣太學
文廟虔申祭告特發帑金命大臣等督工修建凡殿廡制度規模以至
祭器儀物皆令繪圖呈覽朕親爲指授遴選良工庀材興造虔恪之
心數年以來無時稍閒今
大成殿上梁前二日慶雲見於曲阜卿等歸美朕躬之詞朕不克當或

者
上帝
先師鑒朕怵惕誠敬之心現茲雲物昭示瑞應朕不敢矜言祥瑞但能
功過相抵朕之幸也應擇日躬詣太學
文廟祭告以申感慶之衷一切禮儀著該部速議具奏朕躬被
先師之福佑普天士子誦法服膺同受
聖人之澤著將明年會試取中額數展至四百名至于科各省鄉試每
正額十名加中一名其十名之外有零數者亦加中一名此朕體恤
先師樂育之盛心特行造就人材之曠典諸生子其各興文教行益加
勉勵所請宣付史館之處知道了
上諭在京八旗兵丁朕悉心為之籌畫其家若有吉凶之事需用之費
無所取辦責為拮据可憫特給內庫銀兩王大臣等營運生息以備

兵丁一時之用今思外省駐防之滿洲漢軍兵丁等亦當一體加恩江寧杭州西安京口荆州廣東福建寧夏右衛共九處每處賞銀二萬兩天津河南瀹關乍浦成都共五處每處賞銀一萬兩俱著布政司庫內支給交與該將軍副都統等公同存貯營運生息如該處駐防兵丁家有吉凶之事將生息銀兩酌量賞給以濟其用其本銀永遠爲存公生息之項不令彼繳還該將軍副都統等務須盡心辦理使兵丁均霑實惠儻該管大臣官員有私自侵蝕挪移或委任非人以致本利虧缺者定行從重治罪仍於該管及委用管官名下嚴追還項其營運利息之處亦爲公平辦理儻有指稱官銀名色或佔奪百姓事業或重利刻剝閭閻與商賈小民爭利擾累地方督撫不時稽查即行參奏如督撫或徇隱不奏經朕訪聞必將該督撫一併議處此項本利銀兩每年出入之數交與在京八旗都統副都統查核

一旗或管一省或管二省著怡親王大學士等酌量派定每歲底各省該管大臣官員造册齎送各該旗查核奏聞再各省督標撫標提標兵丁等亦做此例每標或給銀一二萬兩或給銀數千兩按兵丁之數分別銀兩之多寡亦著怡親王大學士等酌量派定其銀即交與各該督撫提督委員料理以惠濟兵丁一切照駐防之例行其前後委任之時將此造入交代册內查核至於各省鎮標兵丁等一時難以徧及量國用之出入次第加恩陸續降旨特諭

上諭訓練營伍之道必技藝精熟方有濟於實用聞直隸地方營汛中鎗手演習時止放空鎗從未裝入鉛子打把一次似此則信手高低漫無準則何由純熟而成必中之技直隸幾處如此則通省可知直隸一省如此則外省可知嗣後著通行直省督撫提鎮等轉飭所屬於練習火器之時用鉛子打把演熟準頭則火器皆成利用於營伍

賞有裨益特諭

上諭火器關係軍政甚爲緊要鳥鎗硝磺不許民間藏匿向來例禁甚嚴乃外省奉行不力視爲具文前有人在打箭爐見西藏番民來爐貿易者所帶鳥鎗俱係內地製造款式又有人在天全土司查出鳥鎗九十餘桿似此則不法之民私造鳥鎗希圖獲利違禁販賣者不少矣川省如此則他省可知著各該督撫留心訪察實力奉行嚴加申禁毋得因循塞責怠忽從事致干重譴特諭

上諭游惰之民自昔治天下之所深惡若好爲賭博之人又不止於游惰而已荒棄本業廢盡家貲品行日卽於卑汙心術日趨於貪詐父習之則無以訓其子主習之則無以制其奴鬬毆由此而生爭訟由此而起盜賊由此而多匪類由此而聚其爲人心風俗之害誠不可以悉數也大凡爲不善之事者雖干犯功令猶可得徼利於一時而

獨至賭博則今日之所得明日卽未必能保若合一年數月而計之勝者與負者同歸於盡此天下人所共知者無如邪僻之人一入其中卽迷而不悟且甘爲下賤而不辭者大可悲矣數年以來屢降諭旨嚴禁而此風尙未止息者則以製造賭具之尙有其人而有司之禁約未曾盡力也百工技藝之事可以獲利營生者何事不可爲而乃違條犯法製此壞風俗惑人心之具其罪尙可言乎嘗思賭博之風所以盛行者皆父兄爲之子弟見而傚之家主爲之奴僕在旁見而傚之甚至婦人女子亦沉溺其中而不以爲怪總因習此者多故從風而靡者衆也假若嚴行禁止使不敢再犯則日積月累後生子弟無從而見卽無從而學此風自然止息無俟條教號令之煩矣凡地方大吏有司有化民成俗之責而乃悠悠忽忽視爲平常妄辭溺職之咎今特定本地官員勸懲之法以清其源嗣後拏獲賭博必窮究

賭具之所由來其製造賭具之家果審明確有證據出於某縣將某縣知縣照溺職例革職知府革職調任督撫司道等官各降一級調任如本地有私造賭具之家而該縣能緝獲懲治者著加二級知府著加一級督撫司道等官著紀錄二次將此勸懲之法永著為例於雍正庚戌年為始著該督撫通行曉諭使城邑鄉村及遠僻壤咸使聞知特諭

上諭國家承平日久戶口日繁凡屬閒曠未耕之地皆宜及時開墾以裕養育萬民之計是以屢頒諭旨勸民墾種而川省安插之民又令給與牛種口糧使之有所資藉以盡其力今思各省皆有未墾之土加各處皆有願墾之人或以食用無資力量不及遂不能趨事赴工徘徊中止亦事勢之所有者著各省督撫各就本地情形細加籌畫轉飭有司作何勸導之法其情願開墾而貧寒無力者酌動存公銀

穀確查借給以爲牛種口糧俾得努力於南畝俟成熟之後分限三
年照數還項五年後撥則起科總在該督撫等統率州縣因地制宜
實心經理務使田疇日闢耕鑿惟勤以副朕愛養元元之至意特諭

諭旨

上諭直省各處富戶其爲士民殷實者或由祖父之積累或己身之經
營操持儉約然後能致此饒裕此乃國家之良民也其爲鄉紳有餘
者非由於先世之留遺即己身之俸祿制節謹度始能成其家計此
乃國家之良吏也是以紳衿士庶中之家道殷實者實居五福之一
而爲國家所愛養保護之人則爾等本身安可不思孳孳爲善以永
保其身家乎夫保家之道若奢侈靡費固非所以善守而慳吝刻薄
亦非所以自全周禮以鄉三物教萬民有曰孝友睦婣任卹可知公
則行悲任卹之義與孝友而並重者也蓋凡民之情賤者昆人之貴

貧者忌人之富彼窮乏之人既游閑彼耗自困其生又皆不知己過轉懷忌於溫飽之家若富戶復以慳吝刻薄爲心朘削侵牟與小民爭利在太平盛世年穀順成之時固可相安從來遇荒歉之時貧民肆行搶奪究衆人而受其害者皆爲富不仁之家也迨富家被害之後官法究擬必將搶奪之貧民置之重典是富戶以歛財而傾其家貧民以貪利而喪其命豈非兩失之道大可憫惻者乎朕爲此勸導各富戶等平時當以體卹貧民爲念凡鄰里佃戶之窮乏者或遇年穀歉收或値青黃不接皆宜平情通融切勿坐視其困苦而不爲之援手如此則富戶濟貧民之急貧民感富戶之情居常能緩急相周有事可守望相助悛求之念既忘親睦之心必篤豈非富戶保家之善道乎從來家國一理若富戶能自保其身家貧民知其衞夫富戶一鄉如此則一鄉永靖一邑如此則一邑長寧是富戶之宣力於國

也朕臨御以來屢經人條奏民間貧富不均請行限田之法乃至逆
賊曾靜私著逆書謂方今輕徭薄賦惟利於豪強兼併之家與貧民
無涉非復行井田不能養贍百姓等語朕思此等怪謬支離之說乃
理勢所萬不能行者夫天下富者一而貧者百以一人之有餘欲濟
衆人之不足貧者未必便能成立而富戶無辜已受擾殘矣此乃懷
欲竊天下之賊論有此情理乎朕既知其必不可行若但令地方出
示曉諭陽奉陰違朕實恥而不爲若以不能行之事委之各省督撫
以示德於貧民使之感朕恩意而以奉行不力之故歸怨於各督撫
等又朕所不忍爲者是以特頒諭旨告誡爾等富戶爲富戶者當知
己之得於天者甚厚當存濟人利物之心行救困扶危之事敦睦宗
族周卹鄉鄰下逮佃戶傭工皆加恩養則人人感其德意即可消患
於未萌況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種福果於天地之間子孫必長享豐

厚豈不美歟著各省督撫將朕此旨通行該屬之鄉紳士民人等共
知之副朕赤子良民必不負朕期望之誠意也特諭謹增
上諭自古帝王致治誠民莫不以重農為首務書陳無逸先知稼穡之
艱難詩載豳風備敘田家之力作論語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孟子
云民事不可緩也蓋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農事者帝王所以承
天養人久安長治之本也我國家撫綏寰宇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餘年深仁厚澤休養生息戶口日增生齒益繁
而直省之內地不加廣近年以來各省皆有收成其被水歉收者不
過州縣數處耳而米價遂各覺漸貴閭閻之間頗有不敷之慮望濟
於鄰省良由地土之所產如舊而民間之食指愈多所入不足以供
出是以米少而價昂此亦理勢之必然者也夫米穀為養命之寶既
賴之以生則當加意愛惜而不可存輕棄之心且貴之者眾尤當隨

時撙節而不可縱口腹之欲每人能省一勺在我不覺其少而積少成多便可多養數人若數人如此則所積豈不更多所養豈不更眾乎養生家以食少爲要訣固所以頤神養和亦所以節用惜福也況脾主於信習慣便成自然術見食少之人其精神氣體未嘗不壯此顯而可見者至於各省地土其不可以種植五穀之處則不妨種他物以取利其可以種植五穀之處則當視之如寶勤加墾治樹藝蔬果安可舍本而逐末棄膏腴之沃壤而變爲果木之場廢饔飧之恆產以侔圖贏餘之利乎至於烟葉一種於生人日用毫無裨益而種植必求肥饒善地尤爲妨農之甚者也小民較量錙銖且但顧目前不爲久遠之計故當圖利之時若令其舍多取寡移重就輕必非其情之所願而地方官遽繩之以法則勢有所難行轉滋紛擾惟在良有司懃懃懇懇諄切勸諭俾小民豁然醒悟知稼穡爲身命之所關

非此不能生活而其他皆不足恃則羣情踴躍不待督課而皆盡力於南畝矣朕聞江南江西湖廣粵東數省有一歲再熟之稻風土如此而仍於乏食者是地土之力有餘而播植之功不足豈非小民習於怠惰而有司化導者有未至耶或者曰米穀太多則價賤而難於糶賣昔人有穀賤傷農之說諺語所謂熟荒者此則不必過慮假若小民勤於耕作收穫豐盈至價賤而難於出糶朕必多發官價以糴買之使重農務本之良民獲利而有餘貲也朕生平愛惜米穀每食之時雖顆粒不肯拋棄以朕玉食萬方豈慮天庾之不給而所以如此撙節愛惜者實出於天性自然之敬慎並不由於勉強且以米穀乃
上天所賜以生養萬民者朕為天下生民主惟有敬謹寶重仰冀
天心默佑雨暘時若歲獲有秋俾小民家有蓋藏人歌樂土朕既為億

萬生民計不敢輕忽天既爾等紳衿百姓獨不自為一身一家之計乎朝夕生養之需既受

上天之賜若果加意愛惜隨時撙節則天心嘉頻賜資長享盈寧之福若恣情縱欲暴殄天物則必上干天怒不蒙賜賚而水旱災祲之事皆所不免其理豈有爽哉又聞江西廣西地方竟有以米穀飼養豚豕者試思穀食之與肉食孰重孰輕孰急孰緩而乃以

上天之所賜小民終歲勤苦之所獲者為豢養物類之用豈不干天和而輕民命乎朕所以惓惓訓諭者惟期天下之人專務本業以杜浮靡愛惜物力以圖久遠其體朕敬迓

天庥勤恤民隱之意則爾等家室必益至於豐饒爾等子孫必永綿其福澤思之思之毋忽朕言著將此曉諭內外官民人等並通行遠鄉僻壤咸使聞知特諭謹增

旨安徽等屬著免地丁恭紀食貨志蠲賑

皇言紀

世宗憲皇帝詔諭

雍正八年

上諭浙江蘇松湖廣江西安徽等處（恭紀食貨志漕運）

上諭今年直隸山東江南有被水之州縣聞本地乏食窮民有餬口散往鄰封者若該地方官員視爲他處之人不肯加意賑恤必致流離失所且三春耕種之時若不旋歸本土又必致荒棄本業朕心甚爲軫念衛等可作字寄與各省督撫令其轉飭有司凡遇今年外來被災就食之窮民即動支常平倉穀大口日給一升小口五合核實賑恤再動用存公銀兩賞爲路費咨送回籍並行文知會原籍地方官收留照管總在該督撫督率屬員善於料理以副朕心其所用銀兩

著該督撫查核報銷嗣後以此爲例增謹

上諭朕訪聞得有數省督撫司道不能約束書吏者其胥役人等狐假虎威無惡不作而督撫衙門爲尤甚其名有內外班之分內班經管案件外班傳遞信息朋比作奸種種嚇詐飽其貪壑則改重爲輕拂其所欲則批駁不已即如廣東各案盜犯未獲無論年月遠近不拘盜犯多寡總督書辦緊於冬季寫票差提承緝之吏目典史巡檢齊至堂慶示期比責其陋規則有院房年節禮每員到彼各送書辦銀三四十兩遂准回任若微員無力餽送則差押不放甚至稟請杖責此粵省之弊端也至於各省督撫書役則有承舍旗牌等名皆自號爲差官該督撫給票差遣亦用差官字樣而通省士民遂莫不以差官目之平日踞坐差房包攬詞狀每於府州縣官謁見督撫之便私行囑託濫准枉斷及差往他處則肩輿逾分馬掛胸纓儼然官長沿

送拜會有司需索夫馬餽送此輩狡猾性成或以小忠小信趨奉本官得其歡心開或委其訪察屬員事跡則假公濟私作威作福其害吏不可言矣從來胥役之爲患有關吏治在精明廉察之督撫自能覺照而防範之而庸懦之督撫爲所欺而不知受其累而不悟者正不少也又如藩司掌通省之錢糧臬司掌通省之刑名案牘如山不得不仗熟練之書役爲之辦理而其中百弊叢生舞文弄法之處不可悉數朕素知此輩之情狀已經定例嚴申禁約今再行訓飭是在督撫藩臬等約束於平時訪查於臨事不因熟悉條例而輕聽其言不因善承使令而誤墮其術秉公駕馭用意防閑一有見聞即加懲治不存姑息之見不留回護之心如此則若輩雖欲舞弊而不能雖欲玩法而不敢矣儻任封疆岳牧之寄於一二管轄之書吏不能使之安分守法格其非心又安能察吏安民詰奸禁暴成移風易俗之

治平朕深爲庸懦之督撫潘臬恥之特諭謹增

上諭尚書舜典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朱子曰所謂欽恤者欲其詳辨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免而無罪者不濫刑也吾弟怡賢親王常奏朕云今法司衙門凡有辨問事件並不究其情之虛實動以夾訊夫聽斷之下求之於辭氣耳目以察其情設誠以待之據理以鞫之未有不得其實者何庸夾訊儻有證佐確據情罪顯著而本犯猶狡猾不以實供則不得已而用刑若並不詳鞫其情而概用重刑嚴訊三木之下何求不得此重案之未免有冤抑牽累也吾弟之言如此是以八年來凡朕交王承辨數十件繁難大案皆以誠敬用心以情理感格愖頭俯首閱實俾各自將罪犯委曲招吐從未曾夾訊榜楚一人而諸案情罪無不允當吾弟之存心忠厚如此凡爲法司者皆當奉以爲法也今外省有司既不能聽辨五詞無明決折獄之才每遇

重大案件至期限將滿之時慮及處分則逕用重刑該犯欲緩須臾之命凡官吏訊問之語雖不承認遂據其供招鍛鍊成獄且凡涉命盜案件其中牽連之人有司亦明知其無辜而欲為開釋恐致上司之翻駁遂有非夾訊不能歸結之論夫欲保全一己之功名彌縫上司之查駁無論情之虛實罪之輕重輒用三木以訊每致案未結而有刑斃之人此其居心尚可問乎從前阿爾松阿為刑部時不能剖斷曲直乃各將原被告之一足共一三木此天良喪盡之人視夾訊為兒戲其心之殘忍慘毒甚矣未幾而身為叛逆不能保其首領善惡之報豈有爽乎吾弟怡賢親王存心仁恕固不待言而其本懷總不欲使天下有一冤抑人俾國家受濫刑之議此其忠君愛國之心出於誠懇篤摯是以凡有聽斷歸乎至當能使羣議帖服刑章式敘也今吾弟仙逝之後凡啟靈大祀之日

上天必賜以清和景象而羣工黎庶各致其衷覬深情成一千古以來未有之賢王此

天之報吾弟亦云厚矣吾弟嘉謨入告之事不可勝數偶因戒飭問官輕用三木一節將吾弟數奏之言宣示於衆且布告各省有司令咸以吾弟怡賢親王之聽訟居心奉爲棨鞫之規範則明慎用刑庶幾咸中有慶矣著凡掌刑名衙門將此諭刊榜永示於堂署特諭

上諭牧令爲親民之官一人賢否關係萬姓之休戚故自古以來慎重其選而朕之廣覽旁求訓勉告誡冀其奏循良之績以惠我蒸黎者亦備極苦心矣惟是地方事務皆發端於州縣頭緒紛繁情僞百出而膺斯任者類皆初登仕籍之人未練習於平時而欲措施於一旦無怪乎徬徨瞻顧心志茫然即采訪咨詢而告之者未必其盡言無隱此古人所以有學製美錦之歎也向以大學士朱軾左都御史沈

近思外任多年周知地方利弊雍正二年曾令二臣商酌規則以爲州縣之南車乃書未就緒而沈近思物故迴年以來朱軾復時多病此事遂至遲延去年始降旨委諸總督田文鏡李衛令二臣各抒所見繕錄諸條以進朕親加披覽見其條理詳明言詞剴切民情吏習罔不兼該大綱細目莫不備舉誠新進之津梁庶官之規範也在二臣各就其所閱歷者而言繁簡同異之間不必一致而慎守官方勤恤民隱興利除害易俗移風其大指則一而已矣爰就本文付之剞劂頒賜州縣官各一帙俾置之几案閒朝夕觀覽省察提撕治效未臻必思所以勉之弊端未革必思所以去之本之以實心行之以實力毋始勤而終怠毋靜言而庸違如此則不但國家得司牧之賢草野有父母之頌而爾等身膺顯擢叨被榮光福貽子孫名標史册豈不美歟特諭

上諭上江宣涇等十七州縣著動支帑銀賑濟恭紀食貨志蠲賑

上諭向來蠲免錢糧額徵漕米不在所蠲之內朕思京通各倉米粟年來悉心經理已有餘積又有直隸營田所產稻米可以採買貯倉是京通倉儲有日增之勢今年山東地方被水稍重而直隸江南河南三省亦間有被水之州縣夫地方既已歉收則漕粟輸將未免竭蹷著將山東被水之州縣漕糧全行蠲免直隸江南河南被水州縣之漕糧按成災之分數蠲免其山東未被水州縣應完之漕糧不必運送京師即留於東省以充兵餉如此則各該地方皆有多餘之米糧於民生大有裨益著直隸河南山東江南督撫遵照諭旨分別速行辦理務令妥協俾閭閻均霑實惠以副朕格外加恩之至意

旨直隸江南等省督撫恭紀食貨志蠲賑

上諭從前朕以武弁一年所領俸薪不敷所用恭紀武備志

雍正十年

錢糧分年帶徵（茶紀食貨志綱賑）

雍正十一年

上諭各省學校之外地方大吏每有設立書院聚集生徒講文肄業者朕臨御以來時時以教育人材為念但稔聞書院之設實有裨益者少而浮慕虛名者多是以未曾敕令各省通行蓋欲徐徐有待而後頒降諭旨也近見各省大吏漸知崇尚實政不事沽名邀譽之為而讀書應舉之人亦頗能屏去浮囂奔競之習則建立書院擇一省文行兼優之士讀書其中使之朝夕講誦整躬厲行有所成就俾遠近士子觀感奮發亦興賢育才之一道也督撫駐劄之所為省會之地著該督撫商酌舉行各賜帑金一千兩將來士子群聚讀書須預為籌畫資其膏火以垂永久其不足者在於存公銀內支用封疆大臣

等兼有化導士子之職各宜殫心奉行黜浮崇實以儲國家菁莪棫樸之選如此則書院之設有裨益於士習文風而無流弊乃朕之所厚望也特諭

上諭博學宏詞之科恭紀選舉志

旨各省保送優生恭紀選舉志

上諭本年江南應徵漕米朕已降旨密飭該督撫等以半本半折徵收為接濟民食之用惟是漕糧既一半改折則漕船亦應一半停運定例漕船減歇之年該運丁給與一半月糧以為養贍今於上年業已緩截本年又復減歇其行裝等項俱經預備於將次出運之時旋復停運則所領一半月糧或不敷用未免艱苦著將本年應支月糧等項恐行賞給此賞給銀米乃朕格外特恩嗣後不以為例

雍正十三年

上諭父母之恩昊天罔極而喪禮以三年爲斷者所以節仁人孝子之哀而使有所極也三年之喪猶不能終則百行皆無其本矣魯公爲父衰絰而卽戎孔子以爲有爲爲之也古者諸侯之大夫士雖有旣葬而服國事之禮然古之仕者不出其鄉殯斂皆親窀穸旣營雖使絰而卽事義尙可安也今之仕宦近者猶數百千里含斂不知宅兆未卜而漠然於官所稍能自已乎往者道府以上要缺閒有督撫保題在任守制而

特旨從之者其後遂習爲故常並及州縣微員其中有平日督撫所親信而欲留者有覔自願留者有多方營求以得之者而不得者且用爲恥夫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使其人本仁孝而强奪其情則傀然不能終日必至恍惚昏迷廢弛公事若以爲安則忍戾貪冒之人也

國家安所用之而所治士民亦安能服其政教乎自後必其地其任

其事其時決不可少是人而無能相代者乃准保題以憑核奪餘俱停止永著爲例增謹

上諭洪範庶徵凡雨暘之愆和關人事之得失所以著感應之理使修人事然水旱之災雖堯湯不能免惟有勤恤民隱竭力補救可以化災沴而成太和總在積至誠以昭假不可萌一念之欺罔也督撫身任封疆重寄奏報收成分數乃關係地方民命必確無欺罔始得議行蠲賑以甦民困朕平日留心此事見各省陳報收成分數或有只據一方豐收數目爲定雨水過多之處以高阜所收爲準亢旱時有之年以低下所獲爲準並不分析某處豐收某處歉稜其意祇圖粉飾以邀感召和氣之名而不知卽此一念欺罔已爲獲罪於民獲罪於君而獲罪於

天矣夫至誠格

天乃聖人體信達順參贊化育之事爾等督撫即使辦理妥協亦不過
仰承
皇考聖訓遵循罔越豈得因年歲之豐阜貪
天之功爲己功乎若歲豐可引爲己功則必歲歉懼爲己罪揑報豐收
不恤民艱使飢凍流亡之慘不得上聞蠲免賑恤之恩不得下逮職
思其故誰爲厲階淸夜捫心何以自問且朕體
皇考敬
天勤民之意膺君國子民之任豈肯姑貸此等督撫以爲民害耶嗣後
務各警醒所奏報各地方收穫分數不得絲毫假飾以干重戾謹譯
上諭朕閱督撫參奏屬員及題請改教本章每有書生不能勝任及書
氣未除等語夫讀書所以致用凡修己治人之道事君居官之理備
載於書故傅說之告其君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又曰念終始典于學

成王訓其臣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又曰不學牆面莅事惟煩人不知書則偏頗以宅衷操切以處事生心害政有不可救藥者若州縣官果足以當書生二字則以易直子諒之心行寬和惠愛之政任一邑則一邑受其福莅一郡則一郡蒙其休朕惟恐人不足當書生之稱而安得以書生相戒乎若以書生爲戒朕自幼讀書宮中講誦二十年未嘗少輟實一書生也王大臣爲朕所倚任朝夕左右者亦皆書生也若指屬員之迂謬疏庸者爲書生以相詬病則未知此正伊不知書所致而書豈任其咎哉至於書氣二字尤可寶貴果能讀書沈浸醞釀而有書氣更集義以充之便是浩然之氣人無書氣即爲粗俗氣市井氣而不可列於士大夫之林矣是書氣正宜從容涵養以善培之安有勸之使除而反以未除爲病乎且朕閱外間斥人之短每云伊欲做好人朱子云學者通病在思作貴人而不

思作奸人人果欲做好人行好事則甚有益於民生有益於
福無窮若以奸人爲戒不幾相率而掷人之性乎凡此皆係識見粗
鄙不知治體不明大義之言朕今姑發其蔽而教戒之當各翻然思
悔特諭 謹闍

上諭朕聞利不十不變法害不十不易制誠以政有恆則易守法數變
則奸生而況州縣隸屬之有常文武職業之有定者乎往者直省一
二州縣理宜改隸及員弁宜增設者
皇考曾允督撫之請敕部議行而督撫中遂有借此以見其整飭地方
爲心吏治而絕無關於利害之實者不知改隸一邑則獄訟錢穀緣
絕飭詳百弊叢生總難綜察增設一官則文移期會事緒益紛供給
送迎閭閻滋擾且封域驟改奸宄或致潛藏官吏日增責任轉無專
屬自後必州縣離府遼遠實宜改隸市鎮繁雜之地定須添官彈壓

者方准具題酌量其餘不許瀆奏至於守土之官必久於其職而後政教可行故周室郅隆君官者以爲姓氏兩漢之盛爲吏者得長子孫是以上下相親利病周知而民安其政教也近見道府州縣員缺督撫多題請更調有二三歲而更或一歲而更者如此則雖有循良不能從容展布民何由被其休澤諸督撫身爲大臣實心體國凡無關利害之事不宜陳奏況此類皆無利而有害者乎特諭謹附

上諭四民之中惟農夫作苦自食其力最爲無愧飭庀八材以利民用非百工莫備士則學大人之學故祿其賢者能者至於商賈阜通貨賄亦未嘗無益於人而古昔聖王尚慮逐末者多令不得衣絲乘車推擇爲吏以重抑之今僧之中有號爲應付者各分房頭世守田宅飲酒食肉並無顧忌甚者且畜妻子道士之火居者亦然夫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多一僧道則少一農民乃若輩不

惟不耕而食且食必精良不惟不織而衣且衣必細美室廬器用玩好百物爭取華靡計上農夫三人肉袒深耕尚不足以給僧道一人不亦悖乎朕於二氏之學皆洞悉其源流今降此諭並非博不尚佛老之名也蓋見今之學佛人豈獨如佛祖者無有即如近代高僧實能外形骸清淨超悟者亦稀今之道士豈獨如老莊者無有即如前世山澤之癯實能凝神氣怡養壽命者亦稀苟能遵守戒律焚修於山林寂寞之區布衣粗食獨善其身猶於民無害也今則不事作業甘食美衣十百爲羣農工商賈終歲竭蹶以奉之而蕩檢踰閑於其師之說亦毫不能守是不獨在國家爲游民即繩以佛老之教亦爲敗類而可聽其耗民財溷民俗乎著直省督撫飭各州縣按籍稽查除名山古刹收接十方叢林及雖在城市而願受度牒遵守戒律閉戶清修者不問外其餘房頭應付僧火居道士皆集衆面問還俗者

聽之願守寺院者亦聽之但身領度牒不得擅受生徒所有貨產如何量給還俗及守寺院者爲衣食計其餘歸公即爲地方養濟窮民之用并道士給度牒之法該部詳悉妥議具奏謹旨

上諭朕聞吉凶異道不得相干故娶在三年之外而聘在三年之內者春秋猶以爲非禮記稱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娶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子娶妻三年之喪創深痛鉅苟有人心者必宜於此焉變矣乃愚民不知禮教始於皁隸編氓之家有慮服喪後不得嫁娶乘父母疾篤及殯斂未終而成婚者其後商賈中家多有之士大夫亦間爲之而八旗效之朕實憫焉自今伊始自爾朝廷之士下逮門內有生監者三年之喪非終喪不得嫁娶遊者奪所褫服其極貧皁隸編氓父母臥疾呻吟牀褥必賴子婦以卵薪水治喪殯者聽其迎娶盥饋俟疾愈喪畢而後成婚古者禮不下

庶人其斯之謂與曾子問親迎女在途而壻之父母死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亦此義也其商賈中家不必以士大夫之禮繩之然人性皆善朕知其必有親感興起而不忍自同於皂隸者矣講時

上諭朕聞之元后作民父母朕實代天以子民督撫大臣又代朕以子民均有父母斯民之任者也爲治之道莫切於愛民其餘一切察吏理財明刑禁暴特教養中之餘事其本總歸於愛民而已天以愛民之職畀朕天下之民皆以朕爲必能愛民而民或失所民其何望朕以愛民之事分寄督撫大臣亦以督撫大臣爲必能愛民而民或失所朕更何望督撫大臣之不能體朕心以宣德意卽朕之不能答天心以恤民依也爾督撫能知愛民之爲稱職始不負朕委任之心若錢糧不敢侵欺請託不敢假借弊竇不容毫髮羨餘不隱分釐此不

過一端一事之才能以矯飾外貌又安足以副封疆重寄哉夫朕一人之心思不能周知天下之利弊故有賴於督撫督撫一人之耳目不能徧悉地方之情形故有資於良有司是又在有司各愛其民而仍藉督撫之倡率鼓動之耳設督撫之於有司舉劾不當棄取失宜其害不在於有司仍在於百姓彼有司中之實心愛民不規小效所謂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者督撫將毋以為迂拙而罷之至於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此則拂人性逆人情者督撫將毋以為幹濟而舉之此則吾民失其所依怙朕何賴焉盖治天下者在於治天下之人心必使民氣和暢民情豫順快然知有里井之可安恬然知有室家之可樂斯為無象之太平閭閻實被其澤此為直省中息事寧人安全休養之道在乎優游馴致而非可取必於旦夕間也朕每於諸王大臣及督撫大吏經理庶績必

寬之歲時無事乎督責之嚴程期之迫誠以欲速則不達久道乃化成也況郡縣長吏其才力遠不逮諸大臣欲以責效數月期年間此中道無速化之理亦惟有迎合意旨塗飾觀聽冀以博才能之名登報最之牘而民不堪命矣夫移風易俗者郅隆之上理也然必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今爲督撫者一有移風易俗之見存之於心宣之於口朕知其人不但不能移易乎風俗而風俗且受其弊何者彼不知因民之道而日事驅民之術勢必更張成法煩擾地方爲吾民之害他若獻祥瑞報羨餘匿水旱奏開墾改土歸流吏隸州縣所云揆之人事則悖耳論之陰陽則傷化其不以此也歟各省督撫大吏其尚自省其身其有不務實心實政而邀近功小利者必滌慮洗心革萃屬僚與其天良以爲民勸務底惇大成裕之治特諭增註

上諭朕御極恩詔內將出征兵丁所借銀兩俱已免其繳還恭紀武備志

御製

聖諭廣訓序

書曰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於路記曰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此皆以敦本崇實之道為牖民覺世之模法莫良焉意莫厚焉我

聖祖仁皇帝久道化成德洋恩普仁育萬物義正萬民六十年來宵衣旰食祇期薄海內外興仁講讓革薄從忠共成親遜之風永享昇平之治故

特頒上諭十六條曉諭八旗及直省兵民人等自綱常名教之際以至於耕桑作息之閒本末精粗公私鉅細凡民情之所習皆

睿慮之所周視爾編氓誠為赤子

聖有謨訓明徵定保萬世守之實能易也朕纘承大統臨御兆人以
聖祖之心爲心以
聖祖之政爲政夙夜黽勉率由舊章惟恐小民遵信奉行久而或怠用
申誥誡以示提撕謹將
上諭十六條尋繹其義推衍其文共得萬言名曰
聖諭廣訓旁徵遠引往復周詳意取顯明語多直樸無非奉
先志以啓後人使羣黎百姓家喻而戶曉也願爾兵民等仰體
聖祖正德厚生之至意勿視爲條教號令之虛文共勉爲謹身節用之
庶人盡除浮薄囂淩之陋習則風俗醇厚家室和平在朝廷德化
樂觀其成爾後嗣子孫並受其福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其理豈或爽
哉

御製朋黨論

朕惟天尊地卑而君臣之分定為人臣者義當惟知有君惟知有君則其情固結不可解而能與君同好惡夫是之謂一德一心而上下交乃有心懷二三不能與君同好惡以至於上下之情睽而尊卑之分逆則皆朋黨之習為之害也夫人君之好惡惟求其至公而已矣凡用舍進退孰不以其為賢而進之以其為不賢而退之惟或恐其所見之未盡當也故虛其心以博稽衆論然必衆論盡歸於至正而人君從之方合於大公若朋黨之徒挾偏私以惑主聽而人君或誤用之則是以至公之心反成其為至私之事矣孟子論國君之進賢退不肖既合左右諸大夫國人之論而必加察焉以親見其賢否之實洪範稽疑以謀及乃心者求卿士庶民之從而皇極敷言必戒其好惡偏黨以歸於王道之蕩平正直若是乎人君之不自用而必欲盡化天下之偏私以成大同也人臣乃敢溺私心樹朋黨各徇其好

惡以爲是非至使人君懲偏聽之生奸謂反不如獨見之公也朋黨之罪可勝誅乎我

聖祖仁皇帝御極六十年用人行政邁越千古帝王而大小臣僚未能盡矢公忠往往要朋結黨

聖祖戒飭再三未能盡改朕即位以來屢加申飭而此風尚在彼不顧好惡之公而徇其私暱牢不可破上用一人則相與議之曰是某所汲引者也於是乎遠之若浼曰吾避嫌也不附勢也爭懷妒心交騰謗口以媒孽之必欲去之而後快上去一人則相與議之曰是某所中傷者也親暱者爲之惋惜疏遠者亦慰藉稱屈即素有嫌隙者至此反致其殷勤欲借以釋憾而修好求一人責其改過自新者無有也於是乎其人亦不復自知其過惡而愈以滋其怨上之心是朝廷之賞罰黜陟不足爲重輕而轉以黨人之咨嗟歎息爲榮以黨人之

指摘詆訾爲辱亂天下之公是公非作好惡以陰撓人主予奪之柄朋黨之爲害一至是哉且使人主之好惡而果有未公則何不面折廷爭而爲是陽奉陰違以遂其植黨營私之計也書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當時君臣告語望其匡弼而以面從後言爲戒夫是故一堂之上都俞吁咈用能賡歌拜颺以成太和之運朕無日不延見羣臣造膝陳詞何事不可盡達顧乃默無獻替而狡猾叵測潛私見以肆爲後言事君之義當如是乎古純臣之事君也必期致吾君於堯舜而人君亦當以堯舜自待其身豈惟當以堯舜待其身亦當以皋夔稷契待其臣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夫以吾君不能而謂之賊則爲君者以吾臣不能亦當謂之忍語云取法乎上僅得乎中苟不以唐虞君臣相期待而區區效法僅在漢唐以下是烏能廓然盡去其私心而悉合乎大公

至正之則哉宋歐陽修朋黨論創爲異說曰君子以同道爲朋夫罔上行私安得爲道修之所謂道亦小人之道耳自有此論而小人之爲朋者皆得假同道之名以濟其同利之實朕以爲君子無朋惟小人則有之且如修之論將使終其黨者則爲君子解散而不終於黨者反爲小人乎設修在今日而爲此論朕必飭之以正其惑大抵文人捍弄筆舌但求騁其才辯有至害理傷道而不恤惟六經語孟及宋五子傳注可奉爲典要論語訓君子不黨在易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朱子謂上承九五下無應與爲能散其朋黨之象大善而吉然則君子之必無朋黨而朋黨之必貴解散以求元吉聖人之垂訓亦既明且切矣夫朋友亦五倫之一朋黨不可有而朋友之道不可無然惟草茅伏處之時恆資其講習以相劝助今既登朝莅官則君臣爲公議而朋友爲私情人臣當以公滅私豈得稍顧私情而違公

義且即以君親之並重而出身事主則以其身致之於君而尙不能爲父母有況朋友乎況可藉口於朋以怙其黨乎朕自四十五年來一切情僞無不洞矚今臨御之後思移風易俗躋斯世於熙皡之盛故兼聽並觀周諮博采以詳悉世務且熟察風俗之變易與否而無知小人輒議朕爲煩苛瑣細有云人君不當親庶務者信若斯言則皐陶之陳謨何以云一日二日萬幾孔子之贊舜何以云好問好察此皆朋黨之錮習未去畏人君之英察而欲蒙蔽耳目以自便其好惡之私焉耳朕在藩邸時坦易光明不樹私恩小惠與滿漢臣工素無交與有欲往來門下者嚴加拒絕

聖祖見朕居心行事公正無私故令纘承大統今之好爲朋黨者不過冀其攀援扶植緩急可恃而不知其無益也徒自逆天悖義以陷於誅絕之罪亦甚可憫矣朕願滿漢文武大小諸臣合爲一心共竭忠

惘與君同其好惡之公恪遵大易論語之明訓而盡去其朋比黨援之積習庶幾然有以凜尊卑之分歡然有以洽上下之情虞廷賡歌颺拜明良喜起之休風豈不再見於今日哉

平定青海碑

我國家受

天眷命撫臨八極日月所照罔不臣順遐邇乂安兆人蒙福乃有羅卜藏丹津者其先世固始汗自國初稽首歸命當時使臣建議畀以駐牧之地其居褋番羌密近甘涼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睿慮深遠每廑於懷既

親御六師平定朔漠威靈所加青海部落札什巴圖兒等震讋承命

聖祖仁皇帝因沛殊恩封為親王兄弟八人咸賜爵祿羈縻包容示以寬大而狠心梟性不可以德義化三十年來包藏異志朕紹登寶位

侵之錫賚榮其封號尚冀革心輯寧部眾而羅卜藏丹津昏謬狂悖同黨吹拉克諾木齊阿爾布坦溫布藏巴札布等實爲元惡謂國家方弘浩蕩之恩不設嚴密之備誕敢首造逆謀迫脅番羌侵犯邊城反狀彰露用不可釋於天誅遂命川陝總督太保公年羹堯爲撫遠大將軍聲罪致討以雍正元年十月師始出塞自冬涉春屢破其眾凡同叛之部落戈鋋所指應時摧敗招降數十萬眾又降其貝勒貝子公台吉等二十餘人朕猶憫其蠢愚若悔禍思愆束手來歸尚可全宥而怙惡不悛負險抗違乃決翦滅之計以方略密付大將軍年羹堯調度軍謀簡稽將士用四川提督岳鍾琪爲奮威將軍於仲春初旬禡牙徂征分道深入搗其窟穴雷掃風驅搜剔巖阻賊徒蒼黃糜潰窮蹙失據羅卜藏丹津之母及逆謀渠魁悉就俘執擒獲賊眾與駝馬牲畜軍械不可數計賊首逃遁我師踰險窮追獲其輜重人口

殆盡羅卜藏丹津孑身易服竄匿荒山殘喘待斃自二月八日至二十有二日僅旬有五日軍士無久役之勞內地無飛輓之費克奏膚功永清西徼三月之朔奏凱旋旅鐃鼓喧闐士衆訢喜四月十有二日以俘逆之吹拉克諾木齊等三人獻俘

廟

社受俘之日臣民稱慶伏念

聖祖仁皇帝威靈震於遐方福慶流於奕葉用克張皇六師殄滅狂賊行間將士亦由感激

洪恩厚澤爲朕踴躍用命斯役也殄茲凶悖綏靖番羌俾烽燧永息中外人民咸享安阜實成

先志以懋有丕績廷臣上言稽古典禮出征而受成於學所以定兵謀也獻馘而釋奠於學所以告凱捷也且刊諸琬石揭於太學用昭示

於無極遂爲之銘曰
天有雷霆聖作弧矢輔仁而行威遠寧邇維此青海種類寔繁錫之
茅土列在藩垣被我寵光位崇祿富負其阻遐禍心潛搆恭維
聖祖慮遠智周睠念荒服綏撫懷柔朔野既清西陲攸震爵號洊加示
之恩信如何凶狡造謀逆天鼓動昏愍寇侵於邊惟彼有罪自干天
罰桓桓虎貔爰張九伐王師卽路冬雪初零日耀組練雷響鼙鉦蠢
茲不順敢逆戎旅奮張螳臂以當齊斧止如山嶽疾如雨風我戰則
克賊壘其空彼昏終迷曾不悔戾宵竄而滅斯焉汲計厲兵簡將往
擣其巢踰歷欽嶇坦若坰郊賊棄其家我縶而獲牛馬谷量器仗山
積捷兔失窟何所逋逃枯魚遊釜假息煎蒸師以順動神明所福何
日凱歸不疾而速殲彼逆謀懸首槀街獻俘成禮金鼓謝諸西域所
讋此惟雄特天討既申羣什惕息櫜戈假革告成辟雍聲教遐暨萬

國來同惟我
聖祖親平大漠巍功煥文遹垣軼勺流光悠久覩此銘辭纘志述事念
茲在茲
大清律集解序
周禮大小司寇之職以三典詰四方以五刑聽獄訟正歲帥其屬而
觀刑象不用法者國有常刑月吉始和布刑於邦國都鄙乃懸刑象
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聚而觀之是知先王立法定制將以明示朝野
俾官習之而能斷民知之而不犯所由息爭化躍而致於刑措也恭
惟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大德如天以至仁涵育羣生法司上奏率多全宥停
刑肆赦歷沛
恩綸

臨御六十一年厚澤周浹寰宇內函氣心知之倫熙然安處於仁壽之域朕守丕基深懷繼述雍正元年八月乃命諸臣將律例館舊所纂修未畢者遴簡西曹殫心蒐輯稾本進呈朕以是書民命攸關一句一字必親加省覽每與諸臣辨論商搉折中裁定或析異以歸同或刪繁而就約務期求造律之意輕重有權盡讞獄之情寬嚴得體三年八月編校告竣刊布內外永爲遵守易曰先王以明罰勅法漢鄭昌言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奸吏無所施是書也豈惟百爾有位宜精思熟習悉其聰明以察大小之比凡士之注名吏部將膺民社之責者講明有素則臨民治事不假於幕客胥吏而判決有餘若自通都大邑至僻壤窮鄉所在州縣倣周禮布憲讀法之制時爲解說令父老子弟遞相告戒知畏法而重自愛如此則聽斷明於上牒訟息於下風俗可正禮讓可興於以體

皇考好生之德而追虞廷從欲之治不難矣朕實有厚望焉

大義覺迷錄序

自古帝王之有天下莫不由懷保萬民恩加四海膺
上天之眷命協億兆之歡心用能統一寰區垂庥奕世蓋生民之道惟
有德者可為天下君此天下一家萬物一體自古迄今萬世不易之
常經非尋常之類聚羣分鄉曲疆域之私衷淺見所可妄為同異者
也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蓋德足以一天下則天錫祐之以為天
下君未聞不以德為感孚而第擇其為何地之人而輔之之理又曰
撫我則后虐我則仇此民心向背之至情未聞億兆之歸心有不論
德而但擇地之理又曰順天者昌逆天者亡惟有德者乃能順天天
之所與又豈因何地之人而有所區別乎我國家肇基東土
列聖相承保乂萬邦

天心篤祐德教弘敷恩施遐暢登生民於衽席徧中外而尊親者百年於茲矣夫我朝既仰承
天命爲中外臣民之主則所以蒙撫綏愛育者何得以華夷而有殊視而中外臣民既共奉我朝以爲君則所以歸誠效順盡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華夷而有異心此揆之
天道驗之人理海隅日出之鄉普天率土之衆莫不知大一統之在我
朝悉子悉臣罔敢越志者也乃逆賊呂留良凶頑悖惡好亂樂禍僭擾彝倫私爲著述妄謂德祐以後天地大變亙古未經於今復見而逆徒嚴鴻逵等轉相附和備極猖狂餘波及於曾靜幻怪相煽恣爲毀謗至謂八十餘年以來天昏地暗日月無光在逆賊等之意徒謂本朝以滿洲之君入爲中國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爲訕謗詆譏之說耳不知本朝之爲滿洲猶中國之有籍貫舜爲東夷之人

文王爲西夷之人曾何損於聖德乎詩言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者以其僭王猾夏不知君臣之大義故聲其罪而懲艾之非以其爲戎狄而外之也若以戎狄而言孔子周遊不當至楚應昭王之聘而秦穆之霸西戎孔子删定之時不應以其誓列於周書之後矣蓋從來華夷之說乃在晉宋六朝偏安之時彼此地醜德齊莫能相尙是以北人詆南爲島夷南人指北爲索虜在當日之人不務修德行仁而徒事口舌相譏已爲至卑至陋之見今逆賊等於天下一統華夷一家之時而妄判中外謬生忿戾豈非逆天悖理無父無君蜂蟻不若之異類乎且以天地之氣數言之明代自嘉靖以後君臣失德盜賊四起生民塗炭疆圉靡寧其時之天地可不謂之閉塞乎本朝定鼎以來掃除羣寇寰宇乂安政教興修文明日盛萬民樂業中外恬熙黃童白叟一生不見兵革今日之天地清寧萬姓沾恩超越明代者三

尺之童亦皆洞曉而尚可謂之昏暗乎夫天地以仁愛爲心以覆載無私爲量是以德在內近者則大統集於內近德在外遠者則大統集於外遠孔子曰故大德者必受命自古帝王以來其揆一也今逆賊等以冥頑狂肆之胸不論

天心之取舍政治之得失不論民物之安危疆域之大小徒以瑣瑣鄉曲爲阿私區區地界爲忿嫉公然指斥以遂其昧棄彝倫滅廢人紀之逆意至於極盡狂吠之音竟敢指天地爲昏暗豈

皇皇上天鑒觀有赫轉不如逆賊等之智識乎且逆賊呂留良等以夷狄比於禽獸未知

上天厭棄內地無有德者方

眷命我外夷爲內地主若據逆賊等論是中國之人皆禽獸之不若矣又何暇內中國而外夷狄也自詈乎詈人乎且自古中國一統之世

幅員不能廣遠其中有不向化者則斥之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玁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爲夷狄可乎至於漢唐宋全盛之時北狄西戎世爲邊患從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臨天下幷蒙古極邊諸部落俱歸版圖是中國之疆土開拓廣遠乃中國臣民之大幸何得尙有華夷中外之分論哉從來爲君上之道當視民如赤子爲臣下之道當奉君如父母如爲子之人其父母卽待以不慈尙不可以疾怨忤逆況我朝之爲君實盡父母斯民之道殫誠求保赤之心而逆賊尙忍肆爲訕謗則爲君者不知何道而後可也從前康熙年間各處奸徒竊發動輒以朱三太子爲名如一念和尙朱一貴者指不勝屈近日尙有山東人張玉假稱朱姓託於明之後裔遇星士推算有帝王之命以此希冀鼓惑愚民現被步軍統領衙門拏獲究問從來異

姓先後繼統前朝之宗姓臣服於後代者甚多否則隱匿姓名伏處草野從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稱朱姓搖惑人心若此之衆者似此蔓延不息則中國人君之子孫遇繼統之君必至於無噍類而後已豈非奸民迫之使然乎況明繼元而有天下明太祖卽元之子民也以綱常倫紀言之豈能逃篡竊之罪至於我朝之於明則鄰國耳且明之天下喪於流賊之手是時邊患肆起倭寇騷動流賊之有名目者不可勝數而各村邑無賴之徒乘機劫殺其不法之將弁兵丁等又借征剿之名肆行擾害殺戮良民請功以充獲賊之數中國民人死亡過半卽如四川之人竟至靡有孑遺之歎其偶有存者則肢體不全耳殘鼻缺此天下人所共知康熙四五十年間猶有目覩當時情形之父老垂涕泣而道之者且莫不慶幸我朝統一萬方削平羣寇出海內外之人於湯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是我朝之有造於

中國者大矣至矣至於厚待明代之典禮史不勝書其潞王之後實係明之子孫則格外加恩封以侯爵不亦前代未有之曠典而周懷叛逆之奸民動則假稱朱姓以為搆逆之媒而呂留良輩又借明代為言肆其分別華夷之邪說冀遂其叛逆之志此不但為本朝之賊寇實明代之仇讎也且如中國之人輕待外國之入承大統者其蓄不過妄意詆譏蠱惑一二匪類而已原無損於是非之公倫常之大倘若外國之君入承大統不以中國之人為赤子則中國之人其何所託命乎況撫之則后虐之則仇人情也若撫之而仍不以為后殆非順天合理之人情也假使為君者以非人情之事加之於下為下者其能堪乎為君者尚不可以非人情之事加之於下豈為下者轉可以此施之於上乎孔子曰君子居是邦也不非其大夫況其君乎又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夫以春秋時百里之國其大夫

猶不可非況我朝奉
天承運大一統太平盛世而君上尚可謗議乎且聖人之在諸夏猶謂
夷狄爲有君況爲我朝之人親被教澤食德服疇而可爲無父無君
之論乎韓愈有言中國而夷狄也則夷狄之夷狄而中國也則中國
之歷代以來如有元之混一區宇有國百年幅員極廣其政治規模
頗多美德而後世稱述者寥寥其時之名臣學士著作頌揚紀當時
之休美者載在史冊亦復燦然俱備而後人則故爲貶詞槩謂無人
物之可紀無事功之足錄此特懷挾私心識見卑鄙之人不欲歸美
於外來之君欲貶抑掩沒之耳不知文章著述之事所以信今傳後
著勸戒於簡編當平心執正而論於外國入承大統之君其善惡尤
當秉公書錄細大不遺庶俾中國之君見之以爲外國之主且明哲
仁愛如此自必生奮勵之心而外國之君見是非之不爽信直道之

當存亦必愈恥於爲善而深戒爲惡此文藝之功有補於治道者當何如也儻故爲貶抑淹沒略其善而不傳誣其惡而妄載將使中國之君以爲旣生中國自享令名不必修德行仁以臻郅隆之治而外國入承大統之君以爲縱能夙夜勵精勤求治理究無望於載籍之褒揚而爲善之心因而自怠則內地蒼生其苦無有底止矣其爲人心世道之害可勝言哉況若逆賊呂留良等不惟我朝之善政善教大經大法槪爲置而不言而更鑿空妄撰憑虛橫議以無影無響之談爲惑世誣民之具顛倒是非紊亂黑白以有爲無以無爲有此其誕幻譸張誑人聽聞誠乃千古之罪人所謂愍不畏死凡民罔不憝不待教而誅者也非祇獲罪於我國家而已此等憸邪之人胸懷思亂之心妄冀僥倖於萬一曾未通觀古今大勢凡首先倡亂之人無不身膏斧鑕遺臭萬年夫以天下國家之鞏固豈烏合鼠竊之輩所

能輕言動搖卽當世運式微之時其首亂之人歷觀史册從無有一人能成大事者如秦末之陳涉項梁張耳陳餘等以至元末之劉福通韓林兒陳友諒張士誠等雖一時跳梁究竟成爲灰燼而唐宋中葉之時其草竊之輩接踵蟄跡亦同歸於盡總之此等奸民不知君臣之大義不識天命之眷懷徒自取誅戮爲萬古之罪人而已夫人之所以爲人而異於禽獸者以有此倫常之理也故五倫謂之人倫闕一則不可謂之人矣君臣居五倫之首天下有無君之人而尚可謂之人乎人而懷無君之心而尚不謂之禽獸乎盡人倫則謂人滅天理則謂禽獸非可因華夷而區別人禽也且天命之以爲君而乃懷逆天之意焉有不遭天之誅殛者乎朕思秉彝好德人心所同天下億萬臣民其具天良自切尊君親上之念無庸再爲剖示宣諭但險邪昏亂之小人如呂留良等胸懷悖逆者普天之下不可言止此

敗賊也朕循此旨特加訓諭若平日稍有存此心者當問天捫心咨
發天良詳細自思之朕之詳悉剖示者非好辯也古昔人心淳樸是
以堯舜之時都俞吁咈其詞甚簡逮至殷周之世人心漸不如前故
殷盤周誥所以誥誡臣民者往復周詳肫誠剴切始能去其蔽錮覺
其愚蒙此古今時勢之不得不然者每見陰險小人爲大義所折理
屈詞窮則借聖人之言以巧爲詆毀曰是故惡夫佞者不知孔子之
以子路爲佞因子路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之語而發蓋以無理之論
而欲強勝於人則謂之佞所謂禦人以口給也若逆賊呂留良嚴鴻逵
曾靜等逆天悖理惑世誣民之賊而曉以天經地義綱常倫紀之大
道使愚昧無知平日爲邪說陷溺之人豁然醒悟不致遭天譴而罹
國法此乃爲世道人心計豈可以謂之佞乎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著
將呂留良嚴鴻逵曾靜等悖逆之言及朕諭旨一一刊刻通行頒布

天下各府州縣遠鄉僻壤俾讀書士子及鄉曲小民共知之並令各
貯一冊於學宮之中使將來後學新進之士人人觀覽知悉儻有未
見此書未聞朕旨者經朕隨時察出定將該省學政及該縣教官從
重治罪特諭